

ISHU YANJIU

辞书研究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200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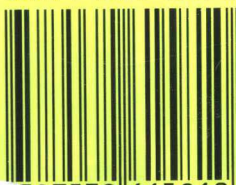
专科新词和新义问题 ☐ 汉语文化词语释义问题 ☐ 从语料

库建设到元语言话语文本制作 ☐ 谈语用学与对外汉语学习

词典的编写 ☐ 英国双语词典编纂主流模式探微 ☐ 评《〈汉

语大字典〉考正》 ☐ 英语学习词典的三位先驱

ISBN 7-5326-1581-2



87532 615810 >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书研究. 2004年第3辑/辞书研究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5
ISBN 7-5326-1581-2

I. 辞... II. 辞... III. 辞书—研究—丛刊 IV. H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5414号

中 国 辞 书 学 会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主 办

学术委员会 鲍克怡 陈 原 曹先擢 韩敬体
黄建华 李朋义 李行健 阮锦荣
汪耀楠 吴希曾 徐庆凯 杨德炎
张柏然 赵振铎 周明鉴 左大成

主 编 巢 峰 李伟国

副 主 编 朱明钰

执行副主编 徐祖友
编辑部主任

辞书研究 (双月刊)
CISHUYANJIU

中国 语言学 / 汉语
人文社会科学 核心期刊

2004年第3辑(总第145) 2004年5月

编辑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 编: 200040

电 话: 021-62472088

传 真: 021-62537365

电子邮箱: cishuyanjiu@163.com cishuyanjiu@eastday.com

印刷者: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6.00元

ISBN 7-5326-1491-3/N·47

1 语义问题

9 毛远明 汉语文化词语释义问题

16 方宝花 我国辞书评论的现状及其发展对策

23 解正明 从语料库建设到元语言话语文本制作

29 杨月蓉 从“着”与“教”的注音谈辞书注音原则

36 骆世平 对英汉习语词典条目翻译的几点看法

44 张凤芝 谈语用学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

51 魏向清 他山之石

——英国双语词典编纂主流模式探微

杂 谈

59 贾宝书 词语释义中的逻辑照应

62 姜汉椿 不谙典章 割裂原文

——析《汉语大词典》三条词目的相关错误

辞书评论

64 李晋霞等 新版《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的贡献

71 张春新 《说字解词》读后

78 李 开 求精求实之作

——评《同义成语词典》

84 孙赤京 简析两部英语词根词典

90 易 山 这能叫做“辞典”吗？

——评《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

专著评介

99 徐成志 一部依理重据的考正之作

——评《〈汉语大字典〉考正》

105 王仁强 实践的总结 理论的升华

——Landau《词典：词典编纂技艺》(第二版)评介

	辞书史
115	徐时仪 王应电《同文备考》述略
123	金常政 西方词典史话
	人物志
132	霍庆文 英语学习词典的三位先驱
	辞书使用指南
138	廖海宏 电子词典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
	释义探讨
143	崔山佳 说“浪船”
146	连登岗 “歧行、歧行”释义析
148	王汉卫 释“亿万”
	新词新义集萃
151	非典 非典型肺炎 疯牛病 经济舱综合征 克雅二氏症 禽流感 萨斯 globoboss mall rats retail therapy spam spammee spammer Usenet wake-up call Y2K
	资 料
155	张小克 略论普通话介词的数量
补 白	台湾地区成立“词典及语料库研究中心”(28) 福建省辞书学会举行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六次年会(50) 《尔雅匡名》的卷数(83) 辞书学研讨会征集论文(114)

专科新词和新义问题

李尔钢

提 要 专科词语包括行话和术语,专科新词有造词之新与进入共同语之新的区别。专科新义利用普通旧词词义引申以标示新的专科意义,也会随科技或知识普及等途径而重新进入共同语。专科词汇成为共同语汇后会继续运动,有些产生新的引申义并后来居上成为多义词的常用义。语文词典以是否进入公共社会生活为标准划定所收专科词汇和词义的范围;专科词典则以是否属于专科范围为标准限定所收词汇和词义。“定名变化”是正常的语言规范化的过程,有规范和描写的两种不同处理办法。淘汰专科旧词旧义有仅淘汰旧词形和其形式、意义均淘汰两层意义。词典收入专科词汇和词义的绝对数和相对比率越来越大是必然趋势。

关键词 专科新词 行话 术语 专科新义 定名变化

一、专科新词的产生

所谓专科词就是行业语中的专门词汇。分析地看,专科词汇中所包括的,既有行话也有术语。所谓行话,是用行中的说法,代替共同语中已有的现成词汇。所谓术语,是对行中特有的事物的专有说法,这些事物,只在行业内存在,行业以外的社会生活中用不到它们,共同语中当然也就不会有现成的说法。行话和术语的区别,在于前者相对于共同语来说是从有到有,仅仅换一个说法而已;而后者是从无到有,术语及其所指的事物,对于不使用该专科

词语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科技专科词汇大多属于后者。

无论“行话”还是“术语”词汇,都需要造词。专科词汇的造词与一般造词并无不同,有单纯词,也有复合词。单纯词多为外来音译词,如“马达”(电动机,自英 motor),组成这类词的每一个字一般都只表音而不表义;“基因”一词译自英语 gene,翻译家选字选得好,似乎译字兼有了语素的作用,但这类情况不多。复合词多借现有语素构成,如“尿素”、“无影灯”、“光盘”、“操纵杆”等等,语素的意义,通常被带入到新造词中而构成新的组合义。

所谓专科新词的“新”,有两层意思。在造词的时候,它当然是“新词”,从原来没有到有,怎么不是“新”的呢?但这一层意思对于专业工作者而言的,而不是我们语言工作者通常所说的“新词”的意思,因为我们通常是站在共同语的立场来看待词汇的。新词造出来,还只是行业语,还没有进入公共社会生活,对于共同语来说,它们还不为人所知,所以等于没有存在。

新近进入公共社会生活、为人所知并使用、成为共同语最新组成部分的专科词,才是作为我们主要讨论对象的所谓专科“新词”,而这是“新”的第二层意思。

随着社会发展,有一部分专科词会向共同语圈内进军,成为共同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大致有四种途径:

1. 教育。像“原子”、“电子”、“化分”、“化合”、“沸点”、“冰点”、“临界点”、“细胞”、“直角”、“锐角”等专科词经由课堂进入学生的词汇中。随着教育的普及,社会普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些专科词在公共社会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也相应提高,这就使其自然成为共同语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2. 引起关注。例如,因克隆羊多利诞生,我国克隆羊和克隆牛诞生,克隆人所引起的道德问题等导致人们一再关注,“克隆”、“遗传基因”、“胚胎”等词于是不胫而走;因媒体报道纳米材料、超导材料的意义而导致“纳米”、“超导”等词的妇孺皆知,等等,这实

际上是耳濡目染的自觉学习,是教育的继续,只不过形式上不经由课堂而已。

3. 随成果进入。例如“波段”、“频道”、“变频”、“液晶”等词随收音机、电视机、空调器、PC 等科技新产品进入市场而成为共同语的组成部分。

4. 自然地逐渐地渗入。行话通常是以这种方式进入共同语的。例如把猪耳朵称为“顺风”、猪舌头称为“口条”由猪肉业进入;再如近代汉语中水上运输业行话“筷子”取代共同语的“箸”等等。这是一种最传统也是最缓慢的途径。

随着行业与公共社会的交流,不断会有新词进入公共社会生活之中,成为共同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新词,从造词的角度看,却多数已经不是什么“新词”,而是地道的“旧词”,在进入共同语以前,一般都已经存在一定的时间了。

二、普通词语专科新义的产生

造词并不是“行业语”用以表达专业的意义的惟一方法。有时候,行业也会从全民共同语的普通词汇中借用一部分现成词汇表达新的专科的意义。因此专科新义的产生方式与专科新词不同,专科新词采取了造词的方式,而专科义采取的却是利用有相近意义的普通旧词,以词义引申的方式标示新的专科意义。例如“还原”一词,原本指“恢复原貌”,如《西游记》——回:“连服一二次,方才反本还原,知得人事。”《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五:“若使得来非分内,终须有日复还原。”而现代化学用来指氧化的逆过程,如氧化铁经过冶炼失去氧而变成铁。这种借用现成词衍生新义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我国的现代科学多是在引进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开始引进时最需要的是建立与国外已有的科技词语对应的汉语自己的科技词汇系统,从现有汉语词汇中找出合适的词赋予专科特殊的意义是可行的捷径。

专科词义的引申与普通词语的引申没有什么两样。例如电磁

辐射由发射体出发运动的过程与原义由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在形式上基本一致。经过一定发展时期,这种借用已有普通词汇以表达专业意义的引申词义有一些也会随着科技或专门知识的普及等途径而重新进入全民共同语,成为新增的全民共同语意义。这时站在共同语的立场也就会作出“某词增加了新的专科义”的评价,但从词义产生的角度看,这些新义有许多同样也已经不“新”了。它们多数只是从专业使用的圈子进入到共同语圈子里来而已。

三、专科词进入共同语后的继续运动及语文词典收入专科词和专科义的必然性

已经进入共同语范围的专科词和词义,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并没有失去专科词的地位。例如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沸腾”、“辐射”、“沸点”、“电磁场”、“磁悬浮”等词和词义在进入共同语之后仍然是物理学的词汇;另一方面,了解和使用它们的人,已经由行内人士,扩大到了普通大众,因此它们当然也就具有了共同语普通词汇的身份。

专科词成为普通共同语词汇之后并不会停止运动。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它们中的有些词在共同语领域又产生新的引申义。例如,“克隆”引申出“模仿”、“仿造”义,如“克隆秀”、“克隆产品”;又如,由棋类及体育比赛术语“读秒”、“冲刺”引申出“最后关键时期”义,如“紧张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期”、“工程进入冲刺阶段”等等;这些新义往往都带有较明显的比喻性质,但无疑已经是在共同语领域产生的新的义位变体。这种引申本身证明这些词已经被共同语深深地接纳,为大众掌握并能动地运用。

由普通词衍生出的专科义,在重新被接纳为共同语义后,再产生新的引申义并且后来居上成为该词的最常用义也是常见的。如“辐射”,它的专科义在被接纳成为共同语义之后,使用的频率就高于原有的“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意义。这种现象也说明

了这些专科义已经成为共同语的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

语文词典的收词对象是全民共同语词汇及其词义,当然也就应该收入已经成为全民共同语重要组成部分的这部分专科词汇和专科词义。那种希望语文词典纯粹化,拒绝收入专科词汇和专科词义的想法是错误的。

四、哪些专科词是语文词典和专科词典应当分别收入的

专科词典与语文词典的新词观念是不一样的。与此相应,语文词典与专科词典在收入专科新词方面也有不同的标准。语文词典以是否进入公共社会生活、是否成为全民共同语为标准来划定所收专科词汇的范围;专科词典则以是否属于专科范围作为标准来限定所收词汇的范围。这样划定的范围当然就会存在局部领域交叠。交叠的部分语文词典和专科词典都应当收入,它们既是专科词汇,又已经进入了大众生活,成为全民共同语词汇。

语文词典只应当收入已经进入了全民共同语范围的专科词,而不应当收入尚未进入全民共同语领域的专科词作为词目;专科词典也只应当收入属于本专科范围的词,而不应该收入不属于本专科范围的普通生活用语作为词目。以此标准衡量下列实例,我们会获得一些更为感性的印象:

努责 医学上指大便或分娩时腹部用力。(《现代汉语词典》)

概率论 数学的一个分支,从数量的角度研究或然现象的规律性,在现代科学技术上应用很广。

前一例是一个明显属于尚未进入全民共同语领域的专科词,像这一类的词还有纯医学的“骨库”、纯原子物理学的“变子”等等,它们都是还没有进入大众生活的专科词,《现汉》收入是不对的。后一例见于《现代汉语词典》旧版,1996年版将它作为专科词条删除。但是,“概率论”这个词可以说人人皆知,略估一下我们平时说“按照概率论的观点,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等等的几率,我们就可知这个词是已经深深进入大众生活的。按照上述的标准,这个

词绝对应当保留,删除又是不应该的。

五、哪些专科词义是语文词典和专科词典分别应当收入的

专科词义的问题与专科词的问题大同小异。“小异”的一面是词典考虑专科词的问题是是否立目的问题,而考虑专科词义的问题是是否立义项的问题。“大同”的一面是,语文词典只应该收入已经进入全民共同语范围的专科意义作为义项;如果一个词的某个专科词义并不普及,仍然限于专业人员圈内使用,并未成为全民共同语义,语文词典就不应该收入;专科词典在收入某个词的时候,也应该只收入属于本专科的意义,不收该词的所有非专业的意义,包括专科词被共同语接纳之后产生的衍生义。这种立义项的衡量标准是与考虑专科词立目的标准一致的。无论对于语文词典还是专科词典,那种认为可以任意扩大收词和词汇意义范围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以上标准在理论上是容易清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把握起来却不容易。请看下面实例:

变态 ①某些动物在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形态变化。例如某些昆虫(蚊、蝇等)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时期,称为完全变态;另外一些昆虫(蝉、蝗虫等)不经过蛹期直接变为成虫,称为不完全变态;另外一些昆虫(虱、衣鱼等)自卵孵化后的幼体,除体小、性未成熟外,其他形态、习性与成虫相似,称为无变态。此外,蛙类经过蝌蚪变为成熟的蛙也叫变态。②某些植物因长期受环境影响而在根、茎、叶的构造上、形态上和生理机能发生特殊变化的现象。如马铃薯的块茎、仙人掌的针状叶等。③指人的生理、心理的不正常状态:变态心理|变态反应。(《现汉》)

第1和第2义项是专科义项。可以肯定的是,第2义项已经进入共同语,第3义项由第2义项进入共同语以后引申而来即是确证。但第1义项是否进入了共同语,则需要有统计资料加以证明。所以,对以上标准的掌握,还需要有现代量化方法的帮助。统计的结果,还会受到统计资料的收集范围、文体种类等等因素的影响。另外,统计还有助于确定专科词进入共同语的程度。

六、定名变化与词典修订

有些专科词由专科领域向共同语领域渗透时会发生特殊的变化。这种特殊变化暂且可称之为“定名变化”。专科词在最后定名之前,往往有一个多种名称并行的时期,例如“PC”、“个人电脑”,“手机”、“大哥大”、“手提电话”、“移动电话”等等。这里有社会心理的因素,如最初使用手机的多为所谓“大款”,于是称为“大哥大”;也有修辞的考虑,例如不少人说到“个人电脑”、“信息”、“中国篮球联赛”等词时有意说“PC”、“IT”、“CBA”,追求一种带洋味的语体效果;有商业的考虑,如许多药品上市时都冠以新的商品名;社会需求有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面对大量新事物新专科概念的涌入,来不及确定汉语对应词,先使用原语的拼写或音译以供急用;也有偶然因素,如“三洋”牌收录机最先在我国登陆抢滩,于是成为收录机的代名……无论何种原因,其结果都成就了“定名变化”,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语言规范化的过程。即使是词语从专科领域向共同语领域的进入,也必须经过“出现→演化→最终规范”的过程。

但是这给语文词典收词带来了困难。对于这些新词,哪些是语文词典应当收入的呢?办法还是两种:规范和描写的。描写的办法是凡已出现在共同语领域的专科新词一概收入而不待稳定,这样做的好处是反映及时,缺点是收入的词语往往很快被淘汰。规范的办法是对出现在共同语领域的专科新词观察一段时间,待其相对稳定之后再行收入。这样做的好处是收入的词语淘汰率低,缺点是反映不够及时。无论是采用规范的办法还是描写的办法,词典都必须定期修订。这除了因为对于新词的观察难于做到真正准确,往往会将演化中出现的词形当作规范的词形之外,还因为专科词汇和意义进入公共社会生活是一个不间断的、逐渐累积的过程,不断会有专科新词新义产生,不断会有专科新词新义进入共同语中来,所以词典需要不断在修订中吸纳新的专科词语

和专科意义。

七、淘汰专科类旧词旧义和词典中专科词语的增长趋势

所谓淘汰专科旧词旧义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词形的,有些曾经是新词和新义的专科词或词义,随着社会生活的前进而被更规范的词和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所取代,如“帮浦”→“泵”,“肥田粉”→“化肥”,“盘尼西林”→“青霉素”等,词典应该及时补充规范词形,对于过时的旧词形,分别按具体情况予以处理。淘汰旧词的第二层意思是实质性的,有些专科词从语言符号形式到所指内容都已经不再使用,则可以考虑删除。

从发展趋势看,词典收入的专科新词新义的绝对数和相对比率只会越来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科技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新的科技产品和新的专科词都会越来越多,进入社会生活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是由于词典更替词汇的相对滞后性,例如上述“帮浦”和“盘尼西林”在口头活语言中都早已被“泵”和“青霉素”所取代;有些实质性消失的事物,如已经禁用的高残留农药“滴滴涕”、已经被宣布完全消灭的疾病如“天花”等,词典中都还不能马上删除,这是因为词典除口头语言之外,还必须考虑书面语言和文献的原因,对于这些词目还必须保留,只是在释文中应说明这些词具有旧词的性质而已。

一方面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当保留,这样就造成了必然增长的总的趋势。应该说,作为科技时代的语文词典,专科词条绝对数量和相对比率的增长是正常的。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430022)

(责任编辑 叶玉秀)

汉语文化词语释义问题

毛远明

提 要 汉语词汇包含着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文化词语的解释,除了通义词语释义方法普遍适用之外,还应有特殊的思路和方法。文章就文化词语的释义方法提出个人意见,并就语文辞书文化词语条目的释义问题举例进行讨论。

关键词 通义词语 文化词语 释义 方法 举例

语言史同文化史是沿着平行的线路前进的。语言中的词汇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与一定的民族历史、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科学技术等密切联系,不过,不同的词语包容的文化内涵、呈现文化的方式、反映文化的直接程度并不相同,文化词语和通义词语之间必定存在差别。大体说来,文化词语除了具有一般语言义之外,总是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与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意识相联系;客观事物、现象总是内敛着特定的文化因子,表现出人们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等。因此,汉语词汇库中一切包含了特定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形态的意义,都是文化词义,它是汉语词义中理念化了的抽象意义;一切附加了象征、比喻、借代、联想等词义成分的意义,都是文化词义,它是汉语词义中特别形象化了的色彩意义、附属意义和联想意义;一切蕴藏了特定文化基因,与文化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具体事物、现象所表现的意义,也

都是文化意义,它是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的民族特征的意义。

解释不同类别的词语,在思路和方法上应该有所不同,应有特殊的理论和方法。至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加思考。

其一,广泛吸收各学科的研究成果。文化词语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而所有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语言,离不开语言中的词汇,特别是文化词语,其研究成果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为文化词义的确证提供证据。比如传统训诂研究中便保存了大量文化词义的信息和资料,这份遗产应该认真清理,并加以利用;考古学的新发现,往往能解开词义研究的千古疑团,王国维提出的“双重印证法”,就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一场革命性的改造,他本人以及郭沫若等都曾使用这种方法,在研究中大量采用了考古资料,进行了成功的实践,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今天仍然应该大力提倡。

其二,特别注意语境的作用。语境为词义由静止状态进入运动状态提供了现时空间。一方面,语境具有限义的功能,对词义具有选择性,另一方面,语境又有显义的功能,运动状态的词义,在一定的语用环境中得到认同,并且在与其他词语的组合中显现出来。文化词义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语言环境中得到再现。由于语境提供的文化信息多少不一,隐显不同,因此必须进行细致分析,细心体察,避免就词论词,作孤立的、表面的词义说解,否则,释义就不容易站稳。

其三,注意词源的探索。文化词义特别富于文化特征,揭示其文化特征,可以从多方面切入,但从根本上说,其核心就是在于揭示词的内部形式,或者说构词理据。这就特别需要追溯文化词语的源头和历史演进的轨迹。只有找准源头,理清脉络,文化词义被准确揭示出来,词义的解释才算透彻,并从理性上认识文化词义的研究所具有的深刻词源学意义。现有汉语文辞书的释义在这个方面是相当薄弱的环节,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任务还很艰巨。

其四,特别注意名物词的释义。文化词语中最容易被感知的是名物词,而最难解释的也是名物词,尤其是古代名物词。事物的得名与事物本身之间不是毫不相干的,而应该是有理据可解、有规律可循的。即其物而求其名,循其名而得其实,这是互为逆向的思维活动的完整过程。特别要注意一物而异名,这种现象是由于不同的思维联想、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取名不同而造成的;也要注意同名而异物,名同而实不同,这类名物词或者是由于命名的偶合,或者是因为名物形制相似,用途相类,从而引发命名时思维联想的潜在沟通,用相同的名称表达不同的名物。

其五,广泛搜集方言和民俗材料,发掘其中的文化义蕴。有的文化词语的用例在文献中失载,或者仅为孤证,词义在语言中似乎已经消失,但是通过民俗的采集,方言的调查,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方言和民俗中蕴埋着异常丰富的文化宝藏,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全面、系统地搜集材料,并进行科学的整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与文化词义的训释结合起来,以便获得词义的确诂。这项工作前景很光明,天地很宽广。

文化词语的解释,文化词义的揭示,要个案调查和系统研究相结合,空泛的议论不行,见木不见林、原子主义的研究也不行,而个案研究是基础性的工作,必须首先作好。对具体词语的考释,思路应该是多头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下面采用集中讨论的方式,具体讨论语文学辞书中的几个文化词语条目。

访单 旧时官府缉捕罪犯的公文。明高拱《本语》卷五:“此(指匿名文书)宜痛革,只当各具访单,呈于都察院,会于都科,则害人者不得行其计矣。”明沈德符《野获编·吏部一·考察访单》:“今制,匿名文书,禁不得行。唯内外大计,吏部发出访单,比填注缴纳,各不着姓名。”(《大词典》)

《大词典》编者将二例中的“访单”解释为“旧时官府缉捕罪犯的公文”,明显不恰当,因为两条书证都是谈论有关明王朝的论政

问题,与缉捕罪犯并不相涉。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指调查、考核官员政绩能力和品行的记录材料,以此作为官吏任免、升降的一种依据。考之《明史》,“访单”一词凡五见。《明史·选举志》说:“考试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虽临时考试,而先期有访单,出于九卿、台省诸臣之手,往往据以为高下。”其余四见也都是这个意义,《忠义传》有具体解释:“(孙)丕扬言(蒋)时馨无罪,(丁)此吕受赃有状,(沈)思孝不当庇。因上此吕访单,乞归。访单者,吏部当察时,咨公论以定贤否,廷臣因得书所闻,以投掌察者。事率核实,然间有因以中所恶者。”《谷山笔麈》卷五、《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明通鉴》卷七四“万历三十九年”也载丁此吕“访单”事,均可为证。

访单是考察官员政绩的记录材料,可据以决定提拔或贬黜。论政采用访单制,开始于明代嘉靖年间。《玉堂丛语》卷四记载:“吏部尚书严讷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后,臣等已将存留官资望相应者,量才推用,然犹惧杂流冗职,尚有遗良也。乃创立访单,发来朝官,令各举所属府佐以下治行卓异者,送部议处。’访单诎选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又生弊端,官吏间借上访单之机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以中所恶”,且其虚假不实,败坏吏治。《明史·选举志》载:“崇祯三年,吏部考选毕,奏应擢给事、御史若干人,而以中书二人,访单可否互易,具书题请。帝责其推诿,令更确议,而不责访单之非体也。”“访单可否互易”,使得吏部不敢裁断,把矛盾上交给皇帝,透露出当时帮派势力之强大,派系斗争之尖锐,以及“访单之非体”。

由此义引申之,“访单”又指投递给官府的检举揭发信函。如《禅真逸史》二五回:“或造不根谤帖,以为中伤之阶;或捏无影访单,以贾滔天之祸。”《粉妆楼》二六回:“龙标道:‘那个偷头的黑汉,我在小神仙张勇家里见过他一面。闻得他都是结交江湖上的匪人,但是外路使枪棒、卖膏药的,都在他家歇脚,有九分同那人是一路的。目下官府追问那个人头,正无着落,你何不进去送个访单?’

你多少些也得他几十两银子使用使用。’”

“访单”还有一义，即旧时官府缉捕罪犯的公文。如《喻世明言》卷二一：“钟明见了，也无暇作揖，一只臂膊牵出门外，到个僻静处，说道如此如此，‘幸我看见，偷得访单在此。兄弟快些躲藏，恐怕不久要来缉捕，我须救你不得。’”《拍案惊奇》卷二七：“一日正在家里欢饮酒间，只见平江路捕盗官带着一哨官兵，将宅居围住，拿出监察御史发下的访单来，顾阿秀是头一名强盗，其余许多名字，逐名查去，不曾走了一个。”《大词典》只列出“缉捕名单”义，缺脱其余2义；又失察明代论政制度，使书证与释义不合。

隶籍 犹隶户。《纲鉴会纂·宋太祖皇帝纪》：“当时内外隶籍，几四十万，禁卫马步半之。”《明史·李新传》：“悉发凤阳隶籍为民。”（《大词典》）

查“隶户”条，解释为“没人为奴隶的人家”。认为“隶籍”是“隶户”的同义词，把“隶籍”理解为“没人为奴隶的人家”，无论是义项的确立，词义的解释，还是书证的使用都有失允当。

“隶籍”一词早见于《新唐书》，以后代代有用例。根据语料，“隶籍”有两个意义：

一是名籍隶属，即将户口、姓名登记在簿册上，为动词。《宋史》卷一五七：“建州浦城县学生，隶籍者至千余人，为一路最。”又卷一六五：“分为三学，增置生徒，总二千八百人，隶籍有数，给食有等。”《明史·历志七》：“盖其人之隶籍台官者，类以土盘布算。”又《郑自璧传》：“郑自璧，字采东，隶籍京师。正德十一年进士。”又《广西土司》：“事闻，遣御史王煜等招抚复业，至是俱至，仍隶籍为民。”

常指名籍隶属于军队。《新唐书·兵志》：“神策兵既发殆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思谦宿卫，多杀士卒以立威。蜀主阅卫士，有年尚壮而为思谦所斥者，复留隶籍，思谦杀之。”《续资治通鉴》卷五九：“乙丑，诏曰：‘如